#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九十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十五 史部

魏書卷九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氐苻健　羌姚萇

略陽氐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離思托號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膂息一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黄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襄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

比蹤王者溺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鰲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佗定黄屋之尊子陽成綰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騾車西至侯盖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晋年不永時逢喪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内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徒河仍釁氐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换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歷數人謂遷圖鼎或

更相吞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黄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啟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徼垂殘狡尚餘栽蘖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繞舉魂魄久遊高

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賮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彀塘之禍民無鼎湖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翼鼉黿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款華陽稽服蕞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沖年踐祚俄則母后當陽務崇寛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㚐於雞

肕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䰟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埸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覦上國虵虺肆毒竊我邉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灅水狐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宰世大濟横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四指喻以德

音爾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為舉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闕二字）紇合傖楚覆其巢穴衍以餧卒綱實鴆死獯虜那瓌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為氏祖豹為左賢王及魏分

匈奴之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濵父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為任子在洛陽豹卒淵代之後改帥為都尉以淵為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冏長沙王乂與頴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反叛謀推淵為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頴不

許頴為皇太弟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頴也以淵為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州刺史王浚起兵伐頴頴師戰敗淵謂頴曰今二鎮跋扈衆踰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之淵當為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頴悦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萬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

為漢高下為魏武然晋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于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元熈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一年晋并州刺史司馬騰来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将綦母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紀晋光熈元年淵進據河東尅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晋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

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為己瑞號年為河瑞以聰為大司馬大單于録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也殺和而自立聰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郭頤辟為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為驍騎别部司馬齊王冏以為國中尉出為左部司馬尋遷右部尉太宰河間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以淵在鄴懼為成都王頴所害亡奔頴頴甚悦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

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為嘉平聰於是驕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黄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晚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粲輿櫬切諫聰怒曰

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来哭人也先是劉琨来告難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修擊粲等大破之語在序紀聰與羣臣飲讌逼晋帝行酒晋光禄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於是害晋帝誅珉等改嘉平為建元平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二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產一

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聰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爲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積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后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阿諛日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有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弁帶綬並昇聰座俄而鬭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

平文二年聰死

子粲襲位號年漢昌粲荒耽酒色遊蕩後庭軍國之事決於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粲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為靳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恒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匿朝鮮客為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國鎮長安靳準之誅粲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遂僭尊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

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塚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塚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胤為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為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巳下皆以雜種為之曜得黑兎改年為太和石虎伐曜曜擊破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

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門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墜於氷為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因之襄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為石勒所滅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邪弈干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並為部落小帥周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曷朱每使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

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為奴師家鄰於馬牧勒與牧帥汲桑往来相託遂招集王陽䕫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姚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汲桑成都王頴之廢也頴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石為姓以勒為名藩拜為前隊督藩戰敗身死勒與汲

桑亡潛苑中頡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為伏夜牙門率牧人刼掠郡縣繫囚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尉攻鄴尅之尋為晉將茍晞所敗勒往從劉淵拜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勒為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於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勒出成皐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屯文石

津將北攻晋幽州刺史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於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於石門而濟南攻晋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尅進攻襄城太守崔廣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脱嚴嶷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位聞勒之来也懼遣衆一萬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尅之斬侯脱降嚴嶷盡幷其衆南至襄陽

攻尅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為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而東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并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執晉大將軍茍晞於蒙城以為左司馬

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及劉粲為靳準所殺勒率衆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為趙公勒至平陽靳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平陽宮室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

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王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覘彊弱曜實殘敝懼修宣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修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

十四郡為趙國號為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和請為兄弟斬其使以絶之自是朝會常僭天子禮樂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許之二年勒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萬人兼以晝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熈石虎廢大雅為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訇邪父曰寇覔寇覔有七

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為勒弟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為復小忍勿卻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已𠫊者因獵戲謔輒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

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為趙王以虎為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勒稱尊號為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萬戶勒死虎擅誅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宮直衛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

立之虎自為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宫曰崇訓宫徙勒妻劉氏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馬服御皆歸虎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踏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宫殿之中亡所厝計臣請出奔兖州據廪丘扶南陽王恢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

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炙而殺之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為虎所滅虎遂自立為大趙王號年建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幷大雅諸弟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為王使其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虎又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慍

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遂及其男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宣為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于襄國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幷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兾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没為虎所害

三分而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辨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鬻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於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

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民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内官二十四等東宫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採發者亦垂一萬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

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宣惡韜倖已謂嬖人楊柯年成等曰汝等殺韜吾入西宫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喪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鐶穿宣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仗舐其上血號呌之聲震動宫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

靈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之劉靈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四率巳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障水洿其東宫以養豬牛十二年虎自稱皇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僭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為主

遵以閔為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昏大水

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宮內府庫至於閶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鑒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鑒弟苞與胡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尅而死自鳳陽門至琨華殿積屍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為已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為慕容儁

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猛死子副崘來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河侵西

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

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

為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為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

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子悉勿祈

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遣子朝

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為左賢王遣

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國貢使不絶而誠敬有乖帝討衛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衛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

在燕鳳傳堅後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為寇害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為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獲牛羊二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

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為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宫獲馬牛羊四百餘萬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子亡奔薛干部帥太悉伏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

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弈干妻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干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

屈子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以屈子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没弈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子恥姓鐵弗遂改為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及裕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孑代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僣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為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南都性憍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長

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屈孑屈孑中子太原公昌破璝殺之屈孑以昌為太子始光二年屈孑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孑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孑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

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

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黄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来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内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為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

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来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陳為翼行五六里世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為左右以掎之世祖墜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

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子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猜屈子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劉義隆連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麟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萬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

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詣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為吐谷渾慕璝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徒何慕容廆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毌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

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山穆

帝之世頗為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修和親

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之末廆

復侵東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

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

元真代立

元真小字萬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真既襲弟仁叛於遼

東之平郭與元真相攻元真討斬之乃號年為元年自

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率衆伐元真元真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真女為后元真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兾二州三萬户而還四年元真遣使朝貢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真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後稱臣於元真乃歸其父屍又大破宇文闓地千里徙其部民五萬餘家於昌黎元真死子儁統任

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為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為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尅薊城而都之進尅中山常山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守鄴城進師攻鄴尅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自薊遷都於鄴號年為光壽儁死子暐統任

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既僭立號年建熙暐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

接數日而去僭晉將桓温率衆伐暐至於枋頭暐叔父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暐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鄴擒暐封新興侯後拜尚書太祖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暐弟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

為丞相都督陜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兾州牧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沖先為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叡軍斬叡沖為堅將竇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

秦之患也堅怒責暐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
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暐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
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沖使息兵
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
終社稷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吴王為大将軍領司徒承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年號
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

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宫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謡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

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城馬暐入見堅

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

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

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術士王嘉曰椎蘆

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

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

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

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

之曰官令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其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之妹為堅左將軍竇衝小妻賢與妹別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㕓弟運運孫永

永字叔明暐既為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鞾於市及暐為堅所殺也沖乃自稱尊號以永為小將沖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

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沖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滻之間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納永計穿馬埳以自固遷永黄門郎沖毒暴關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將山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

必存當舉煙關中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為白虜沖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沖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沖立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沖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覬為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

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為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沖子望為帝號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為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

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進據長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徐觀其敝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弱勢殊何敝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

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
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衆五萬
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乗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
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木井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
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
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萬與
垂戰於臺壁南為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
歸部將潛為内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

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户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之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為𦥯外以慕卻𦥯為名内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馬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勇冠

三軍儁平中原垂為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黄門郎出為安東冀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将軍録留臺事鎮龍城大牧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将軍荆兖二州牧司隷校尉以車騎大将軍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将軍封賔都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没者尺餘丁零翟斌

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登國元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為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

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絶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葢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𤈦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将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

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萬伐永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宫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絶其左太原公儀十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太祖

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一盡擒馬步無脫寶乃引船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絶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為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為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為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

徼已集速去可免寶逾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為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冬十月寶燒船夜遁是時河氷未成寶謂太祖不能渡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氷合太祖進軍濟河留輜重簡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為盡

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卧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西為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氷上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歛手就羈矣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千獲寶

寵妻及宫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垂復欲来
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
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
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嘷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
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
好人佞已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
為克保家業垂妻叚氏謂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

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為恨寶既僭立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后諫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

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
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来犯營太祖
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
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
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
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
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
為慕容普隣所殺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憚

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遣使
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退潛
辟陽汗復遣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
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
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宥之
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垂封為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
左將軍寶既僭立進爵為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
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為侍中左光祿大夫

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為腹心盛要結早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為建平又號年為長樂盛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纎介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懐離貳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鼔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闇中擊盛傷之遂輦昇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

熙屬之末至而盛死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
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
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
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宮
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
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
大半熙遊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

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為建始又為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嘗季夏思凍魚鱠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絶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為忠孝無淚者罪之於是羣臣震

懼莫不舍辛以為淚焉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轜車高大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入矣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為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懿為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真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為兄垂所重桓温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走之苻堅滅暐以德為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為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既即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既東走羣寮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户四萬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為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

事黄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
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
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為關中河内
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兖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
法為兖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為徐州刺史
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渾開德将
至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
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

懼攜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為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兖州刺史南海王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燗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

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曰主上酷似劉璋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為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

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氏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為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為部帥羣氐推以為盟主劉曜拜洪為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為氐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涇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為侯稍遷冠軍

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憑洪為主衆至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既而為其將麻秋所鴆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健初名羆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馬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儁皆應之

健宻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先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

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僭稱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桓温率衆伐長安次于灞上健弟雄擊温破之温乃引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温比至潼關大敗之萇亦為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饑蝗虫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麤暴昏酒無頼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矟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欲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

騎射冠絶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母彊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生既僭立號年壽光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隷殺五百餘人朝饗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汙服失冠生以為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刳出心

胃生勇彊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闗至于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内外忷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為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為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逼令為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

玄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脉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溲便輦者謂之天雨生旣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

生以謡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謡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生耽湎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晝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

徼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之使宫人與男女倮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鴨數十為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舞動舊親戚殺害畧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且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為越王俄而殺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既殺苻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為丞相東海公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為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庾反於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八年改為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暐堅使其右將軍楊

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覩其史書見母苟氏通李威之事懟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兾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頴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輕

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呂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謠言曰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

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行未及關垂有貳志説堅請廵撫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叛堅驍騎將軍石越鎮軍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沖起兵華澤堅遣子叡暉前後擊泓為泓所敗長安鬼夜哭三旬沖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而出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

矣既厭奴苦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沖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来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寛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朕不用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安大饑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攻長安

有羣烏數萬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遣尋求不見人跡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導余脫如謠言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為沖所擒堅彌懼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

安月餘永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馬昌明慕容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名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昌明處之江州桓玄以為梁州刺史後為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

祖廟諱

堅子丕字永叙堅以為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鎮鄴為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既為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為司徒録尚書事張蚝為司空王騰為司隷傳檄遠近率多應之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將

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永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之丕衆離散率衆數千南奔東垣為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竒也長而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為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氏殺河州牧毛興推衛平為安西

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為長史旣而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為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為諸君決之衆咸以為然因大饗青抽劒而前曰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苻登雖王室踈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率衆五萬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丕以登為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登僭稱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建黄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鉾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矛鉤刃為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来吾與爾决何為枉害

無辜萇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輜重獲登妻毛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衆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爭水不得為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為乞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

魏將絆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灄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司馬聃將桓温所敗奔於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也萇率子弟降於苻堅

從堅征伐頻有戰功歷寧幽兖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户苻堅伐司馬昌明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為泓所殺時萇為叡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

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稱皇帝

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

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

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

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

襲興高平公沒弈干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屈子

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為寇其臣咸

以為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

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

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為先

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

二百闚軍為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

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興乃悉

舉其衆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

外以拒興之入又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

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

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興衆怖擾太祖詒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焼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絶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絶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縁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為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秉西岸闚視太祖營東栢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鈎取以為薪

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為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興内外隔絶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平接援太祖簡諸軍精鋭屯汾西固守南橋絶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閧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虚相應和莫敢逼圍平引不得出窮廹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

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友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覩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鬬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鬬廟上子孫當有

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宫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譙縱略有寧益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藩於興興以縱為蜀王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太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

朝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奉其
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弼為中軍大
將軍配兵三萬屯於渭北興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
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
弼弼黨乃散泰常元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子攻
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裕
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

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反於嶺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氐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尉光年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為諸兒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將軍堅以光為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萬人光乃結陳

為勾鏁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萬餘帛純逃走降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恠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淺薄光寵任之譖誅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

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為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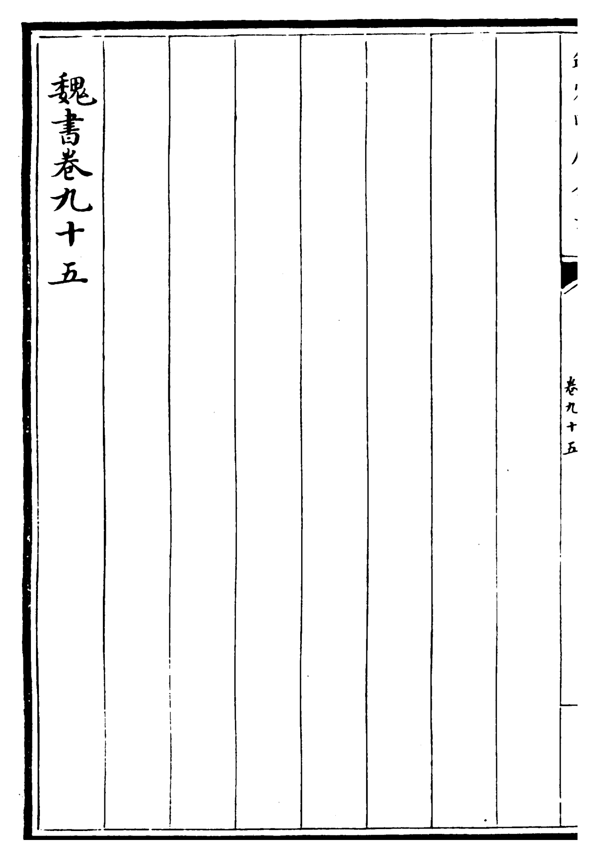
纂字永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

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汙辱
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流涕纂謝之乃收
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
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皆不納又性多猜忌忍
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
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
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

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為超慙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氏乎乃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傉檀頻来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民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

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戶絶者十有九焉屢為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率衆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為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為梗汙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死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魏書卷九十五

魏書卷九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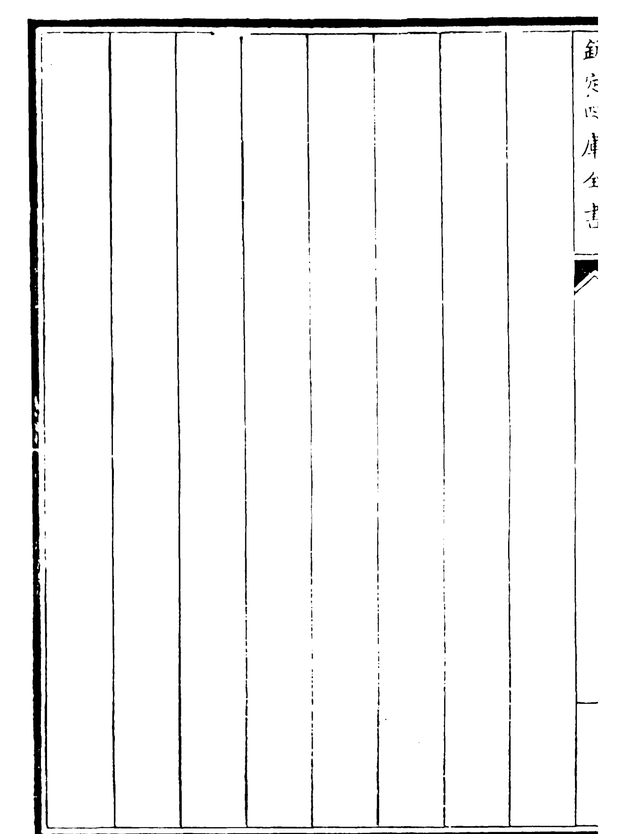
劉聰傳至西陽門○門監本訛作明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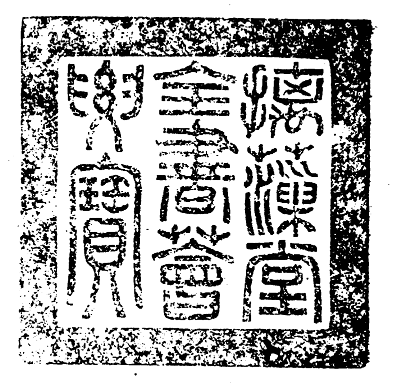
慕容廆傳又大破宇文闔地千里○各本同晉書載記晃親伐宇文歸遠遁漠北開路千餘里此殆脫去歸字并訛開為闔也

魏書卷九十五考證

謹案第六十頁前四行纂皆不納刋本皆訛昏據

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任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九十六
九十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十六 史部

魏書卷九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四

僭晉司馬叡 賨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為覲

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初為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為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

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藩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為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叡為侍中

左丞相大都督陜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為建康七月叡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為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為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逕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叡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為太子叡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即大位改為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

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即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為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

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客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為長沙王無諸為閩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中原冠

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虵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為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寒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蛇虺之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荊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戸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僣立江表拒不納之

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叡迭為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叡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令趣進軍指討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為大都督護東吳諸軍叡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

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
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叡光祿勲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
棄叡歸于武昌叡以其司空王導為前鋒大都督尚書
陸曄為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為江州梁州刺史甘卓
為荆州使其率衆掎躡敦後以太子右率周莚率中軍
三千人討沈充敦至洌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
戮叡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為
應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敦朗等既據石頭

叡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朗等乘之叡軍敗績隗協入見叡叡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為敦追兵所害叡師敗敦自為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戶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叡尚書左僕射周顗並斬于石頭皆叡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

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為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遜叡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

早裁之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處襲殺甘卓叡畏迫於敦居常憂慼發病而死

子紹借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簒諷紹徵己乃為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勲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總己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旦夕訓誥朝士亦僉以為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

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尅近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敦乃轉王導為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含子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為後敦疾踰年故召含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

遷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疾甚紿召其司徒王導
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卞壼密謀討之導嶠及
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祿勲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
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紿出次于中堂敦
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
率衆三萬指造建業含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以
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
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

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能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眞别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眞温嶠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含等兵至温嶠輒燒朱雀桁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弟禿率壯士千人逆含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微群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之乃復臥使術士郭

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既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敗叡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為祟遂死王應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瑤等縱酒淫逸沈充將萬餘人來會含等充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紿平西軍祖約率衆至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紿將劉遐蘇峻濟自

滿洲舍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充將吳儒斬充絡遣御史劉彞發敦瘞斬屍梟首朱雀桁
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擅欲誘殺我也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為峻謀主

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兄逖子沛國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孰殺于湖令陶馥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為征討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為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內史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岱

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衍愆期仍次直瀆峻督衆二萬濟自横江登牛渚山衍愆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壼節率諸將陳兵衍之將怯兵弱為峻所敗卞壼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宫羣賊突掠百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為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為

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毀奔投吴會者十八九温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盆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荆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埸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為峻所害嶠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没天下為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屯於于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孰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

率衆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宫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為宫使鄉人許方為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温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州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吳國内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内史桓彝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為光所殺祖約為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歴陽長樂人賈寧

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温嶠嶠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為主耳令比戰皆北良將安在令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令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將李陽說曰令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祖渙襲溢口欲以

沮溫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内史桓雲不剋乃還蘇峻

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

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溫嶠庾亮陳于

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

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千投之以矛峻

墜馬遂梟首臠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

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㓂衍率其

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穀石四

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柤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滕含以鋭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含入抱衍始得出奔温嶠之舟是時兵破之後宮室灰燼議欲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庾冰廢衍子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為建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讖也讖云建元之末丘

山崩丘山岳也冰懼然久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温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逵進據淮南石遵聞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裒之驍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逵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温

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温乃除其名温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郢越關中至灞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温軍人懸磬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温温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頻擊敗之初温次灞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城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温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鋭而咎温之持重温慙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聃死無子

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
改為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丕死
弟奕立號年曰太和桓温率衆北討慕容暐至金鄉鑿
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
之獲其資仗温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悦
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温自枋頭
回軍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温軍温遂歸罪袁
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内史朱憲真

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爨亮通慕容暐又遣使西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為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暐令陳文報爨亮且以觀變桓温遣督護竺瑶以軍沂淮伐瑾瑶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暐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温乃伐瑾瑾等拒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初温任兼將相其不臣

之心形于音氣曽臥對親寮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已既平瑾問中書郎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因説温以廢立之事温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温自廣陵將旋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奕少同閹人之疾初在東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臥内而美人

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立王温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堂温率衆入屯兵宫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瑶散騎侍郎劉亨取奕璽綬奕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登犢車羣臣拜辭皆殞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叡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既偕立改年曰咸安以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

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奕爲海西縣公温常有大志昱心
不自安謂中書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
復近日事邪超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
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思
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
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温書曰吾遂委篤足下
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惙然勢不復
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

而昌明幼沖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昱死

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衆男女二百向晨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畧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詐迎

奕奕不從昌明改年曰寧康徵温入朝又詔温無拜尚
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温皆敬温拜昱墓得病還姑孰温
自歸寢疾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彦伯撰
策文文成安輒勾㸃令更治改旣屢引日乃謀於尚書
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
小遲回其事安從之温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
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纂
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

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僕射可速為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是時昌明年長嗜酒好内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謟邪于時尼娼構扇内外風俗頽薄人無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婚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為太

子少傅回以諂雅者半焉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
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
為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内殿流
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為貴人寵冠後宫威行閫
内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
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姝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
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内侍
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臥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

既絶而懼貸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為隆安以道子為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殊禮黄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内外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為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宫兵以配已府道子以王緒為輔國將軍琅邪内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兖州刺史

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荆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前荆州刺史王悦國寶同産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即路憲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毁冠改服變為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靦然了無哀容方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為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二昆過於讐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斂為私積販官

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為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為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不知所為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既而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

既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居吴恭板行吴國内史廞乃徵發吴興諸郡兵國寶既死王恭使廞反於喪廞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吴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為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說道子以為藩伯彊盛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内外騷動王恭深

屢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為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黃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為征討都督衆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之為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白虎幡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為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

也啗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别帥顏延延弟彊送二級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襲恭恭奔于曲阿為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佺期奄至横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没玄等徑造石頭仲堪繼在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為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

已弗得襲位故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瘳乃大怒以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内外政事一決元顯道子少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晝作夜時謂道子為東録元顯為西録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元顯年少頓居權重憍奢滛暴於是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内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

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吳國內史桓謙出奔吳興太守謝邈被害自德宗以來內外乖貳石頭以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

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既作亂八郡盡為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恒慮大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衛將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屍以其頭為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

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毀郛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緣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三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

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望焉孫恩在海妖衆轉
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歿於是建業
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
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吳興太守庾恒慮妖黨復發
大行誅戮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
之走還山陰元顯自為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
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為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
戶清選文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

戰士十萬劉牢之隔在山陰衆軍懼不敢旋恩遂徑向建業德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擾而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恟懼尚之率精鋭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别帥盧循攻没廣陵虜掠而去桓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

急遣止玄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衆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内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馬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為大都督討玄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並為玄所殺後改年為大亨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為楚王玄尋逼德宗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宫玄既受禪封德宗為南康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孰二月至尋

陽其彭城内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修與劉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擕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荆州荆州別駕王康産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産及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

沉没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尅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姑孰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舉城降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

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斬首千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弟德文僣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於裕裕封德文為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季之弟淡之雖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德文被廢囚於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氏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煑食於前六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

氏出别宫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叡之借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彊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亹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賨李雄字仲儁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為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賦為賨因為名焉後徙櫟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

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閻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為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

借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即真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為晏平拜長生為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為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盪第四子班為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為玉恒驤子壽自涪城襲

剋成都廢期為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為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為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既廢期自立改年為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壽聞鄴中殷實宫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虚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興尚方

御府發州都工巧以克之廣修宫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亂者十室而九其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為謗訕誅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為祟遂死子勢統任

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為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為嘉寧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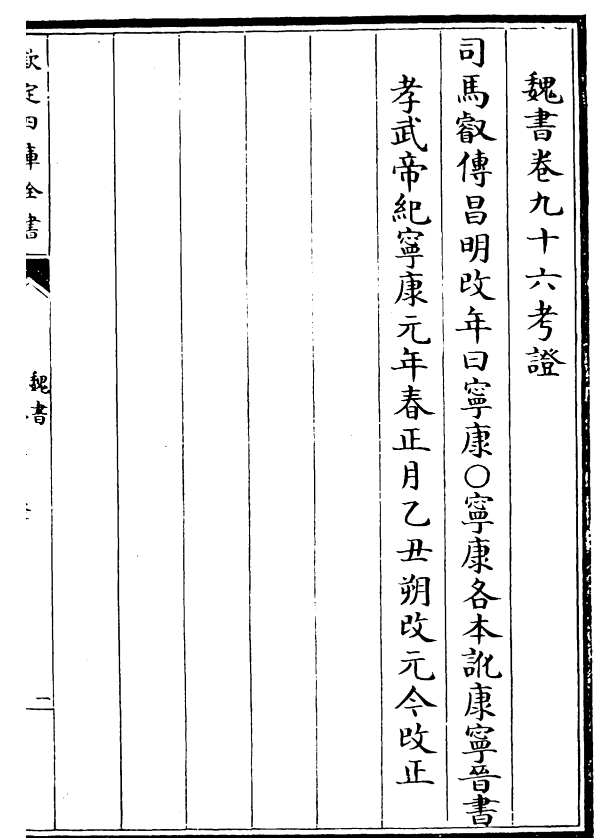
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為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奕擊廣於涪城貶之貶為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奕女為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眚建國十年司馬聃將

桓温伐之勢降於温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揺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寫置簟中童謡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

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天蹐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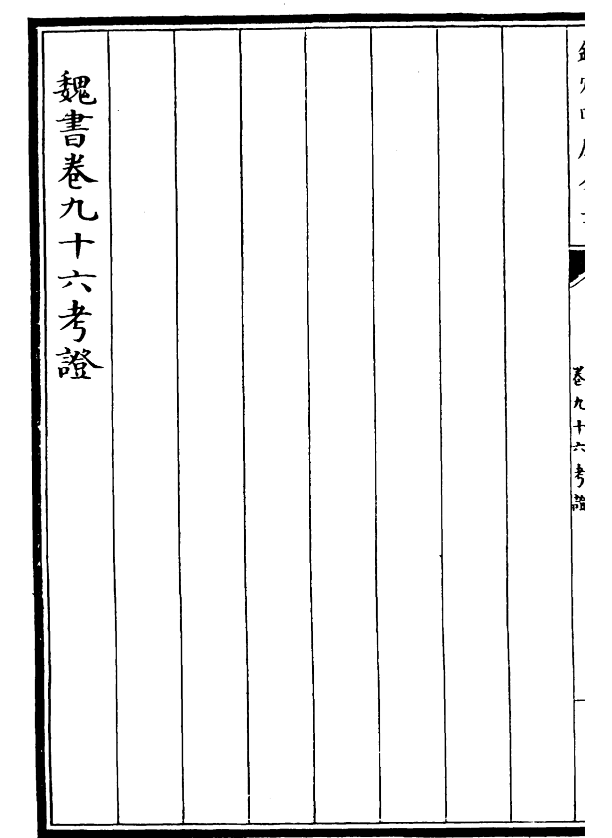
魏書卷九十六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司馬叡傳昌明改年曰寧康○寧康各本訛康寧晉書孝武帝紀寧康元年春正月乙丑朔改元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卷九十六考證